

篤素堂文存

篤素堂文集



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

序

桐城張小蓉明府來宰吾邑，適僉以養疴家居，明府之介弟爲余齊年友，故備誌其家世。歲在庚辰冬十二月，重刊其先世文端公聰訓齋語、文和公澄懷園語暨年譜若干卷，既成，見示，囑仁傑爲之序。仁傑作而謝曰：「兩相國遭際聖清，爲時良相，以漢韋平較之，尙勳業之未偉，以宋韓范衡之，且恩遇之不逮，眞所謂求之史冊，罕有倫比者也！大名旣炳彪於旂常，私集亦風行於海內，而聰訓齋澄懷園語錄尤爲膾炙人口，顧乃使後生小子妄贊一詞乎？」明府曰：「不然，篤素堂文集有序矣，澄懷園語及年譜有文和公自序矣，固不必序外加序。惟是先集距今百餘年矣，原板散失，語錄兩冊，翻刻旣多，不免譌舛近時仁和葛氏所刊本字小，尤費目力，且未有以年譜並刊者。今以舊歲初印本重加校訂，合爲一集，刊以行世，是不可不誌其緣起而詳其歲月也。故以爲請。」余無以辭，爲書數語而歸之。終不敢於兩相國之書妄贊一詞云爾。

後學吳仁傑謹識

序

先曾祖太傅文端公伯祖太保文和公詩文集外，雜著內有聰訓齋語二卷，恆產瑣言一卷，合說一卷，澄懷園語四卷，訓示子孫海內傳之已久。凡通門故舊索觀者甚多。癸酉仲夏，虔于譜局繕修之暇，捧讀斯篇，爰合爲一集，補綴蠹蟧，裝印成書，宣布後昆，俾知先公處盈不驕，受恩益深，禔躬益增，談論所及，卽修身齊家之要也。讀是編者，敢不勉旃。第二十七曾孫曾虔敬識。

篤素堂文集卷一

桐城張英敦復著

聰訓齋語

圃翁曰：聖賢領要之語曰：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」危者，嗜欲之心；如隄之束水，其潰甚易，一潰則不可復收也。微者，理義之心；如帷之映鏡，若隱若現，見之難而晦之易也。人心至靈至動，不可過勞，亦不可過逸，惟讀書可以養之。每見堪輿家平日用磁石養鍼書卷，乃養心第一妙物。閒適無事之人，鎮日不觀書，則起居出入，身心無所栖泊，耳目無所安頓，勢必心意顛倒，妄想生嗔，處逆境不樂，處順境亦不樂。每見人栖栖皇皇，覺舉動無不礙者，此必不讀書之人也。古人有言：「掃地焚香，清福已具。」其有福者，佐以讀書，其無福者，便生他想。「旨哉斯言！」予所深責。且從來拂意之事，自不讀書者見之，似爲我所獨遭，極其難堪，不知古人拂意之事，有百倍於此者，特不細心體驗耳。卽如東坡先生，歿後遭逢高孝，文字始出名震千古，而當時之憂讒畏譏，困頓轉徙潮惠之間，蘇過跣足涉水，居近牛棚，是何如境界？又如白香山之無嗣，陸放翁之忍饑，皆載在書卷。彼獨非千載同人，而所遇皆如此。誠一平心靜觀，則人間拂意之事，可以渙然冰釋。若不讀書，則但見我所遭甚苦，而無窮怨尤嗔忿之心，燒灼不靜，其苦爲何如耶？且富

盛之事，古人亦有之，炙手可熱，轉眼皆空。故讀書可以增長道心，爲頤養第一事也。記誦纂集，期以爭長，應世則多苦；若涉覽，則何至勞心疲神。但常冷眼於間中，窺破古人筋節處耳。予於白陸詩，皆細注其年月，^如彼於何年引退，其衰健之蹟，皆可指斯不夢夢耳。

圃翁曰：聖賢仙佛，皆無不樂之理。彼世之終身憂戚，忽忽不樂者，決然無道氣，無意趣之人。孔子曰：「樂在其中。」顏子不改其樂。孟子以不愧不作爲樂論。語開首說悅樂，中庸言無入而不自得，程朱教尋孔顏樂處，皆是此意。若庸人多求多欲，不循理，不安命，多求而不得，則苦；多欲而不遂，則苦；不循理，則行多窒礙而苦；不安命，則意多怨望而苦；是以跼天踏地，行險徼幸，如衣敝絮，行荊棘中，安知有康衢坦塗之樂。惟聖賢仙佛，無世俗數者之病，是以常全樂體。香山字樂天，予竊慕之，因號曰樂圃。聖賢仙佛之樂，予何敢望？竊欲營履道一邱一壑，倣白傅之「有叟在中，白鬚飄然，妻孥熙熙，雞犬閒閒」之樂云耳。

圃翁曰：予擬一聯，將來懸草堂中：「富貴貧賤，總難稱意；知足，卽爲稱意。」「山水花竹，無恆主人；得閒，便是主人。」其語雖俚，却有至理。天下佳山勝水，名花美箭，無限大約富貴人役於名利，貧賤人役于饑寒，總無閒情及此，惟付之浩歎耳。

圃翁曰：唐詩如綵如錦，質厚而體重，文麗而絲密，溫醇爾雅，朝堂之所服也。宋詩如紗如葛，輕疏纖朗，便娟適體，田野之所服也。中年作詩，斷當宗唐律。若老年吟咏，適意闌入於宋，勢所必至。立意學宋，將來益淺而不可返矣。五律斷無勝於唐人者，如王孟五言兩句，便成一幅畫。今試作五字，其寫難言之景，

盡難狀之情，高妙自然，起結超遠，能如唐人否？蘇詩五律不多見。陸詩五律太率，非其所長。參唐宋人氣味，當於五律見之。

園翁曰：昌黎聽穎師琴詩有云：「昵昵兒女語，恩怨相爾汝；忽然勢軒昂，猛士赴戰場。」又云：「失勢一落千丈強。」歐陽公以爲琵琶詩，信然。予細味琴音，如微風入深松，寒泉滴幽澗，靜永古澹。其上下十三徽，出入一絃至七絃，皆有次第，大約申緩而急，由大而細，極於和平，冲夷爲主，安有昵昵兒女，忽變爲金戈鐵馬之聲，常建琴詩：「江上調玉琴，一絃清一心。冷冷七絃遍，萬木沈秋陰。能令江月白，又令江水深。始知枯桐枝，可以徽黃金。」真可謂字字入妙，得琴之三昧者。味此則與昌黎之言迥別矣。古來士大夫學琴，類不能學多操，白香山止秋思一曲，范文正公止履霜一曲，高人撫緒，自有夷曠冲澹之趣，不在多也。古人製琴一曲，調適宮商，但傳指法；後人強被以語言文字，失之遠矣。甚至俗譜用大學及歸去來辭，赤壁賦，強配七絃一字，予以一音，且有以山歌小曲，濁之者，其爲唐突古樂甚矣。宜爲雅人之所深戒也。大抵琴音，以古淡爲宗，非在悅耳。心境微有不清，指下便爾荆棘，清風朗月之時，心無機事，曠然天真，時鼓一曲，不躁不懶，則緩急輕重合宜，自然正音出於腕下，清興超於物表。放翁詩曰：「琴到無人聽處工。」未深領斯妙者，自然聞古樂而欲臥，未足深論也。

園翁曰：古人以眠食二者爲養生之要務，曠肺腑胃，常令寬舒有餘地，則真氣得以流行，而疾病少。吾鄉吳友季善醫，每赤日寒風，行長安道上，不倦。人問之曰：「予從不飽食，病安得入？」此食忌過飽之

明徵也。熇炎熬煎，香甜肥膩之物，最悅口，而不宜於腸胃。彼肥膩易於粘滯，積久則腹痛氣塞，寒暑偶侵，則疾作矣。放翁詩云：「倩盼作妖狐，未慘肥甘藏毒鴆，猶輕。」此老知攝生哉！炊飯極輭，熟雞肉之類，只淡煮菜羹，清芬鮮潔，渥之食只八分飽，後飲六安苦茗一杯，若勞頓饑餓，歸先飲醅醪一二杯，以開胸胃。陶詩云：「濁醪解劬餓。」蓋藉之以開胃氣也。如此，焉有不益人者乎！且食忌多品，一席之間，遍食水陸，濃淡雜進，自然損脾。予謂或雞魚鳧純之類，只一二種飽食，良爲有益。此未嘗聞之古昔，而以予意揣當如此。安寢乃人生最樂，古人有言：「不覓仙方覓睡方。」冬夜以二鼓爲度，暑月以一更爲度。母笑人長夜酣飲不休，謂之消夜。夫人終日勞勞，夜則宴息，是極有味，何以消遣爲？冬夏皆當以日出而起，於夏尤宜。天地清旭之氣，最爲爽神，失之甚爲可惜。予山居頗閒，暑月日出則起，收水草清香之味，蓮方斂而未開，竹含露而猶滴，可謂至快。日長漏永，不妨午睡數刻，焚香垂幙，淨展桃笙，睡足而起，神清氣爽，真不啻天際真人。况居家最宜早起，倘日高客至，僮則垢面，婢且蓬頭，庭除未掃，竈突猶寒，大非雅事。昔何文端公居京師，同年詣之，日宴未起，久之方出。客問曰：「尊夫人亦未起耶？」答曰：「然。」客曰：「日高如此，內外家長皆未起，一家奴僕，其爲奸盜詐僞，何爲不至耶？」公瞿然。自此至老不宴起。此太守公親爲子言者。

圃翁曰：山色朝暮之變，無如深秋晚。四月則有新綠，其淺深濃淡，早晚便不同。九月則有紅葉，其頽黃茜紫，或映朝陽，或迴夕照，或當風而吟，或帶霜而殷，皆可謂佳勝之極。其他則煙嵐雨岫，雲峯霞嶺，

變幻頃刻，孰謂看山有厭倦時耶？放翁詩云：「遊山如讀書，淺深在所得。」故同一登臨，視其人之識解學問，以爲高下苦樂，不可得而強也。予每日治裝入龍眠，家人相謂：「山色總是如此，何用日日相對？」此真淺之乎言看山者！

圃翁曰：人家僮僕，最不宜多畜；但有得力二三人，訓諭有方，使令得宜，未嘗不得兼人之用。太多，則彼此相諉，恩養必不能周，教訓亦不能及，反不得其力。且此輩當家道盛，則倚勢作非，招尤結怨；家道替，則飛揚跋扈，反唇賣主，皆勢所必至。予欲令家僕皆各治生業，可省遊手遊食之弊，不至於冗食爲非也。且僮僕甚無取乎點慧者。吾輩居家，宦皆簡靜守理，不爲闇昧之事；至衙門政務，皆自料理，不煩幹僕巧權門之應對，爲遠道之輸將，打點機密，奔走勢利，所用者，不過趨蹌灑掃，負重徒走之事耳。焉用聰明才智爲哉？至於山中耕田耨圃之僕，乃可爲寶。其人無奢望，無機智，不爲主人斂怨，彼縱不遵約束，不過懶惰愚蠢之小過，不必加意防閑，豈不爲清閑之一助哉！

圃翁曰：昔人論致壽之道有四，曰慈，曰儉，曰和，曰靜。人能慈心於物，不爲一切害人之事，卽一言有損于人，亦不輕發。推之戒殺生，以惜物命，慎翦伐，以養天和，無論冥報不爽，卽胸中一段吉祥愷悌之氣，自然災殄不干，而可以長齡矣。人生福享皆有分數，惜福之人，福嘗有餘，暴殄之人，易至罄竭。故老氏以儉爲寶，不止財用當儉而已，一切事常思節儉之義，方有餘地。儉於飲食，可以養脾胃；儉於嗜慾，可以聚精神；儉於言語，可以養氣息；非儉於交遊，可以擇友；寡過儉於酬酢，可以養身息；勞儉於夜坐，可以安神。

舒體儉於飲酒，可以清心養德；儉於思慮，可以蠲煩去擾。凡事省得一分，即受一分之益。大約天下事，萬不得已者，不過十之一二。初見以爲不可，已細算之，亦非萬不可已。如此逐漸省去，但目見事之少，白香山詩云：「我有一言君記取，世間自取苦人多。」今試問勞擾煩苦之人，此事亦儘可已，果屬萬不可已者乎？當必恍然自失矣。人常和悅，則心氣沖而五臟安。昔人所謂「養歡喜神」，真定梁公每語人日間辦理公事，每晚家居，必尋可喜笑之事，與客縱談，掀髯大笑，以發舒一日勞頓鬱結之氣。此真得養生要訣。何文端公時，曾有鄉人過百歲，公扣其術，答曰：「予鄉村人，無所知，但一生只是喜歡，從不知憂惱。」噫，此豈名利中人所能哉？傳曰：「仁者靜。」又曰：「知者動。」每見氣躁之人，舉動輕佻，多不得壽。古人謂硯以世計，墨以時計，筆以日計，動靜之分也。靜之義有二：一則身不過勞，一則心不輕動。凡遇一切勞頓憂惶喜樂恐懼之事，外則順以應之，此心凝然不動，如澄潭如古井，則志一動氣，外間之紛擾皆退聽矣。此四者，於養生之理，極爲切實，較之服藥引導，奚啻萬倍哉！若服藥，則物性易偏，或多燥滯，引導吐納，則易至作輟，必以四者爲根本，不可捨本而務末也。道德經五千言，其要旨不外於此。銘之坐右，時時體察，常有裨益耳！

園翁曰：人生不能無所適以寄其意；予所嗜好，惟酷好看山種樹。昔王右軍亦云：「吾篤嗜種果，此中有至樂存焉。」手種之樹，開一花，結一實，翫之偏愛，食之益甘，此亦人情也。陽和里五畝園，雖不廣，倘所謂有水一池，有竹千竿者耶？花十有二種，每種得十餘本，循環翫賞，可以終老。城中地隘，不能多植，然

在居室之西數武，花晨月夕，不須肩輿策蹇，自朝至夜分，可以酣賞飽看；一花一草，自始開至零落，無不窮極其趣，則一株可抵十株，一畝可敵十畝。山中嚮營賜金園，今購芙蓉島，皆以田爲本，於隙地疏池種樹，不廢耕耘。閱耕是人生最樂，古人所云「躬耕亦止是課僕督農」亦不在沾體塗足也。

圃翁曰：山居宜小樓，可以收攬羣峯衆壑之勢，竹杪松梢更有奇趣。予擬于芙蓉島南向構一小樓，題曰「千屋萬壑之樓」。一大溪環抱，羣岫聳峙，可謂快矣。築小齋三楹曰佳夢軒。夫人生如夢，信矣。使夕夢至此，豈不以爲佳甚耶？陸放翁夢至仙館，得詩云「長廊下瞰碧蓮沼，小閣正對青羅峯」，便以爲極勝之景。于此中頗有之，可不謂之佳夢耶？香山詩云「多道人生都是夢，夢中歡樂亦勝愁」。人既在夢中，則宜稅駕咀嚼其夢，而不當爲夢幻泡影之嗟。予固將以此爲睡鄉，而不復從邯鄲道上向道人借黃梁枕也。

圃翁曰：人生於珍異之物，決不可好。昔端恪公言：「士人於一研一琴，當得佳者，研可適用，琴能發音，其它皆屬無益。」良然。磁器最不當好，甕佳者必脆薄，一醃值數十金，僮僕捧持，易致不謹，過于矜束，反致失手，朋客歡譟，亦鮮樂趣。此物在席賓主皆有戒心，何適意之有？竊取厚而中等者，不至太粗，縱有傾跌，亦不甚惜，斯爲得中之道也。名畫法書及海內有名玩器，皆不可畜。從來賈禍招尤，可爲龜鑑。購之不管千金，貨之不值一文，且從來真贋難辨，變幻奇於鬼神，裝演易於竊換，一軸得善價，繼至者遂不旋踵，以僞爲真，以真爲僞，互相訕笑，止可供噴飯。昔眞定梁公有畫字之好，竭生平之力收之，捐館後，爲勢

家所求索殆盡；然雖與以佳者，輒謂非是，疑其藏匿，其子孫深受斯累。此可爲明鑑者也。

圃翁曰：天體至圓，故生其中者，無一不肖其體。懸象之大者，莫如日月，以至人之耳目手足，物之毛羽，樹之花實，土得雨而成丸，水得雨而成泡，凡天地自然而生皆圓，其方者皆人力所爲。蓋稟天之性者，無一不具天之體，萬事做到極精妙處，無有不圓者。聖人之德，古今之至文法帖，以至一藝一術，必極圓而後登峯造極。裕親王曾暢言其旨，適與予論相合。偶論及科場文，想必到圓處始佳，節飲食做到精美處，到口也是圓底。余嘗觀四時之旋運，寒暑之循環，生息之相因，無非圓轉。人之一身與天時相應，大約三四十以前，是夏至前，凡事漸長；三四十以後，是夏至後，凡事漸衰。中間無一刻停留，中間盛衰關頭，無一定時候，大概在三四十之間，觀於鬚髮可見，其衰緩者其壽多，其衰急者其壽寡。人身不能不衰，先從上而下者多壽，故古人以早脫頂爲壽徵。先從下而上者多不壽，故鬚髮如故，而脚輒者難治。凡人家道亦然，盛衰增減，決無中立之理。如一樹之花，開到極盛，便是搖落之期，多方保護，順其自然，猶恐其速開，況敢以火氣催逼之乎？京師溫室之法，能移牡丹各色，開於正月，然花不盡其分量，一開之後，根幹輒萎，此造化之機，不可不察也。嘗觀草木之性，亦隨天地爲圓轉。梅以深冬爲春，桃李以春爲春，榴荷以夏爲春，菊桂芙蓉以秋爲春，觀其枝節含苞之處，渾然天地造化之理。故曰：復其見天地之心乎？

圃翁曰：人往往於古人片紙隻字，珍如拱璧，其好之者，索價千金，觀其落筆神彩，洵可寶矣。然自予觀之，此特一時筆墨趣之所寄耳。若古人終身精神識見，盡在其文集中，乃其嘔心瀝肺而出之者，如白

香山蘇長公之詩數千首，陸放翁之詩八十五卷，其人自少至老，仕宦之所歷，遊跡之所至，悲喜之情，愉之色，以至言貌聲效，飲食起居，交遊酬酢，無一不寓其中，較之偶爾落筆，其可寶不且萬倍哉！予怪世人於古人詩文集不知愛，而寶其片紙隻字，爲大惑也。余昔在龍眠，苦於無客爲伴，日則步履於空潭碧澗，長松茂竹之側，夕則掩關讀蘇陸詩，以二鼓爲度，燒燭焚香，煮茶延兩君子於坐，與之相對，如見其容貌鬚眉然。詩云：「架頭蘇陸有遺書，特地攜來共索居。」日與兩君同臥起，人謂阿客得勝渠，一良非解嘲語也。

圖翁曰：予嘗言享山林之樂者，必具四者而後能長享其樂，實有其樂，是以古今來不多觀也。四者維何？曰道德，曰文章，曰經濟，曰福命。所謂道德者，性清不乖戾，不谿刻，不褊狹，不暴躁，不移情于紛華，不生嗔于冷暖，居家則肅離簡靜，足以見信於妻孥，居鄉則厚重謙和，足以取重於鄰里，居身則恬淡寡營，足以不愧於衾影，無忤於人，無羨於世，無爭於人，無憾於己，然後天地容其隱逸，鬼神許其安享，無心意顛倒之病，無取捨轉徙之煩，此非道德而何哉？佳山勝水，茂林修竹，全恃我之情性識見取之，不然，一見而悅，數見而厭，心生矣。或吟詠古人之篇章，或抒寫性靈之所見，一字一句，便可千秋相契，無言亦成妙諦。古人所謂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，又云「登東皋以舒嘯，臨清流而賦詩」，斷非不解筆墨人所能領略。此非文章而何哉？夫茅亭草舍，皆有經綸，菜圃瓜畦，具見規畫，一草一木，其布置亦有法度，淡泊而可免饑寒，徒步而不至委頓，良辰美景而匏樽不空，歲時伏臘而雞豚可辦，分花乞竹，不須多費，而

自有雅人深致，琉池結籬，不煩華侈，而皆能天然入畫。此非經濟而何哉？從來愛閒之人，類不得閒；得閒之人，類不愛閒。公卿將相，時至則爲之，獨坐山林清福，爲造物之所深吝。試觀宇宙間幾人解脫書卷之中，亦不多得置身在窮達毀譽之外，名利之所不能奔走，世味之所不能縛束，室有萊妻而無交謫之言，田有伏臘而無乞米之苦，白香山所謂「事了心」了。此非福命而何哉？四者有一不具，不足以享山林清福。故舉世聰明才智之士，非無一知半見，略知山林趣味，而究竟不能身入其中，職此之故也。

園翁曰：予於歸田之後，誓不著緞，不食人葦。夫古人至貴，猶服三澣之衣，緞之爲物，不可洗，不可染，而其價六七倍於湖州縐紬，與絲紬佳者三四錢一尺，比於一疋布之價，初時華麗可觀，一沾灰油，便色改而不可澣洗，況予素性疏忽，於衣服不能整齊，最不愛華麗之服。歸田後，惟著絨褐，山繭文布，湖紬，期於適體養性，冬則羔裘，夏則蕉葛，一切珍裘細縠，恐屏棄之，不使外物妨吾坐起也。老年奔走應事務，日服人葦一二錢，細思吾鄉米價，一石不過四錢，今日服葦價如之，或倍之，是一人而兼百餘人餬口之具，忍孰甚焉！侈孰甚焉！夫藥性原以治病，不得已而取效于旦夕，用是補續血氣，乃竟以爲日用尋常之物，可乎哉？無論物力不及，卽及亦不當爲予故深以爲戒，倘得邀恩遂初，此二事斷然不渝，吾言也。

園翁曰：古人美王司徒之德，曰「門無雜賓」。此最有味。大約門下奔走之客，有損無益，主人以清正高簡安靜爲美，於彼何利焉？可以啖之以利，可以動之以名，可以怵之以利害，則欣動其主人，主人不可動，則誘其子弟，誘其僕僮，外探無稽之言，以榮惑其視聽，內洩機密之語，以誇示其交遊，甚且以僞爲

真將無作有，以微倖其語之或驗，則從中而取利焉。或居要津之位，威處權勢之地，尤當遠之益遠也。又有挾術技以遊者，彼皆藉一藝以售其身，漸與仕宦相親密，而遂以乘機違會，其本念決不在專售其技也。挾術以遊者，往往如此。故此輩之機訥迂鈍者，猶當慎其晉接，若狡黠便佞，好生事端，踪跡詭秘者，以不識其人，不知其姓名爲善。勿曰「我持正，彼安能惑我？我明察，彼不能蔽我。」恐久之自墮其術中而不能出也。

圃翁曰：予性不愛觀劇，在京師一席之費，動踰數十金，徒有應酬之勞，而無酣適之趣，不若以其費濟困賑急，爲人我利溥也。予六旬之期，老妻禮佛時，忽念誕日，例當設梨園宴親友，吾家既不爲此，胡不將此費製綿衣袴百領，以施道路饑寒之人乎？次日爲余言，笑而許之。予意欲歸里時，做陸梭山居家之法，以一歲之費，分爲十二股，一月用一分，每日於食用節省月晦之日，則總一月之所餘，別作一封，以應貧寒之急，能多作好事一兩件，其樂逾于日享大烹之奉多矣。但在勉力而行之。

圃翁曰：移樹之法，江南以驚蟄前後半月爲宜。大約從土掘出之根，最畏春風，故須用土裹密，用草包之，不宜見風，甚不宜於隔宿。所謂吳門建業來賣花者，行千里，經一月後猶活，乃用金汁土密護其根，不使露風之故。近地移植反不活者，不知此理之故也。其新生細白根，係生氣所托，尤不當損。人但知深根固蒂，不知亦不宜太深。種植書謂加舊跡一指，若太深，則泥水傷樹皮，斷然不茂矣。凡樹大約花時移，則彼精脈在枝葉，易活於桂尤甚。花已有蓓蕾，移之多開，然此最泄氣，故移樹而花盛開者，多不活。惟葉

茂，則其樹必活矣。牡丹移在秋，當春宜盡去其花；若少愛惜，則其氣泄，樹即活，亦不茂。數年後，多自萎。樹之作花，其不易氣泄，則本傷。古人云：再實之木，其根必傷。人之於文章功名也亦然，不可不審也。

圃翁曰：予少年嗜六安茶，中年飲武夷而甘，後乃知芥茶之妙。此三種可以終老，其他不必問矣。芥茶如名士，武夷如高士，六安如野士，皆可爲歲寒之交。六安尤養脾，食飽最宜。但鄙性好多飲茶，終日不離甌碗，爲宜節約耳。

圃翁曰：論語云：「不知命，無以爲君子。」考亭註：「不知命，則見利必趨，見害必避，而無以爲君子。」予少奉教於姚端恪公，服膺斯語。每遇疑難躊躇之事，輒依據此言，稍有把握。古人言：「居易以俟命。」又言：「行法以俟命。」人生禍福榮辱得喪，自有一定命數，確不可移。審此，則利可趨，而有不必要趨之利害宜避，而有不必要避之害。利害之見既除，而爲君子之道始出。此爲字甚有力。既知利害有一定，則落得做好人也。權勢之人，豈必與之相抗以取害？到難於相從處，亦要內不失己。果謙和以謝之，宛轉以避之，彼亦未必決能禍我。此亦命數宜然。又安知委曲從彼之禍，不更烈於此也？使我爲州縣官，決不用官銀媚上官，安知用官銀之禍不甚於上官之失權也？昔者米脂令蕭君掘李賊之祖墓，賊破京師後，獲蕭君置軍中，欲甘心焉。挾至山西，以二十人守之。蕭君夜遁，復爲州守，自著虎吻。餘生記其事。李賊殺人數十萬，究不能殺一蕭君，生死有命，詎不信然耶？予官京師日久，每見人之數應爲此官，而其時本無此一缺，有人焉竭力經營，幹辦停當，而此人無端值之，或反爲此人之所不欲，且滋詬訾。如此者不一而足。

此亦舉世之人共知之，而當局則往往迷而不悟。其中之求速反遲，求得反失，被人爲此人而謀，此事因彼事而壞，顛倒錯亂，不可究詰。人能將耳目聞見之事，平心體察，亦可消許多妄念也。

圃翁曰：人生適意之事有三：曰貴，曰富，曰多子孫。然是三者，善處之則爲福，不善處之則足爲累。至爲累而求所謂福者，不可見矣。何則？高位者責備之地，忌嫉之門，怨尤之府，利害之關，憂患之窟，勞苦之藪，謗訕之的，攻擊之場。古之智人，往往望而却步。況有榮則必有辱，有得則必有失，有進則必有退，有親則必有疏，若但計邱山之得，而不容銖兩之失，天下安有此理？但己身無大譴過，而外來者平淡視之，此處貴之道也。佛家以貨財爲五家公共之物，一曰國家，二曰官吏，三曰水火，四曰盜賊，五曰不肖子孫。夫人厚積則必經營布置，生息防守，其勞不可勝言，則必有親戚之請求，貧窮之怨望，僮僕之奸騙，大而盜賊之刼取，小而穿窬之鼠竊，經商之虧折，行路之失脫，田禾之災傷，攘奪之爭訟，子弟之浪費，種種之苦，貧者不知，惟富厚者兼而有之。人能知富之爲累，則取之當廉，而不必厚積以招怨；視之當淡，而不必深伎以累心。思我既有此財貨，彼貧窮者不取我而取誰？不怨我而怨誰？平心息忿，庶不爲外物所累。儉於居身，而裕於待物，薄於取利，而謹於蓋藏，此處富之道也。至子孫之累尤多矣！少小則有疾病之慮，稍長則有功名之慮，浮奢不善治家之慮，納交匪類之慮，一離膝下則有道路寒暑饑渴之慮，以至由子而孫，展轉無窮，更無底止。夫年壽既高，子息蕃衍，焉能保其無疾病痛楚之事？賢愚不齊，升沈各異，聚散無恆，憂樂自別，但當教之孝友，教之謙讓，教之立品，教之讀書，教之擇友，教之養身，教之儉用，教之作將，其成